

# 安岳石刻技艺与文化传承

周俊乐

西南民族大学，四川成都，610000；

**摘要：**安岳素有“秀之以石”有美誉，石刻佛像、石建筑构成了石系列，这个石文化现象愈来愈被外界所关注，并逐步成为四川对外文化交流的一个载体。毗卢洞佛像石刻位于四川省安岳县，开凿于唐末宋初，是宋代石刻造像艺术巅峰期优秀代表作品之一。毗卢洞洞窟内有五个较为完整的龛窟，柳本尊十炼图窟、幽居洞、观音堂、千佛窟和玉皇窟，其中观音堂的紫竹观音像的石刻技艺最为精湛。通过查阅相关的历史文献、地方志、佛教经典等，了解安岳石刻佛像的历史背景、宗教意义和艺术价值。亲自前往安岳县进行实地考察，观察石刻佛像的保存状况、雕刻技艺和风格特征。通过研究安岳石刻，可以深入了解其创作的历史背景，包括当时的社会环境、政治经济情况、宗教信仰等。有助于更全面地理解，安岳石刻所蕴含的历史价值和历史意义。

**关键词：**安岳石刻；石刻技艺；文化传承；

**DOI：**10.69979/3029-2700.25.01.073

安岳石刻以“古、多、精、美”四大艺术特色著称于世。其艺术源流可追溯至南北朝时期，历经隋唐酝酿积淀，至唐末五代及北宋臻于鼎盛。作为中国石窟艺术承前启后的关键纽带，安岳石刻既传承了云冈、龙门石窟的雄浑气象与雕刻精髓，又以其独特的巴蜀美学风格，为南宋大足石刻集大成的造像艺术奠定了重要基础，在中国佛教艺术发展史上书写出承上启下的璀璨篇章。安岳石刻以其精湛的雕刻技艺与深邃的文化内涵荣膺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尤以两处绝品惊世：石羊镇紫竹观音造像以绰约风姿被誉为“东方维纳斯”，八庙卧佛则以23米身量成就世界最长全身左侧卧佛的旷世奇观，二者如同双璧辉映，共同铸就这座千年石刻艺术殿堂的不朽传奇。

## 1 安岳石刻民间文化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历史悠久，蕴藏丰厚，组成元素庞大。在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关注上，首先，应重视人民所创造的文化——民间文化。民间文化是人类文化的根基，是人类创造的、实用的民俗文化，也是文学最初产生的形式。安岳石刻是优秀传统文化的产物，代表着地区独特的文化符号之一，其凝聚着当地人民的创造力和智慧。

### 1.1 安岳石刻文化内涵与文化价值

石刻，作为中华民族古老的艺术形式，承载着深厚的文化内涵。石刻不仅是匠人们手中的技艺结晶，更是历史的见证和文化的传承。安岳石刻艺术肇始于南北朝时期，历经唐、五代及北宋三朝臻于鼎盛，在跨越千余

年的传承与嬗变中，其艺术形态不断吸收时代精华，最终凝练出独树一帜且充满生命张力的造像风格。石刻以精湛的雕刻技艺、丰富的题材内容及独特的艺术风格为特征。在技艺方面，石刻讲究线条的流畅、构图的巧妙以及形象的生动。题材上，它们涵盖了神话传说、历史故事、宗教信仰、民俗风情等多个方面，反映了古代社会的各个方面。石刻作为艺术形式，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它们不仅是雕刻艺术的杰出代表，更是中华民族传统艺术的瑰宝。通过石刻，我们可以欣赏到古人对于美的追求和对于艺术的热爱，感受到那种原始而真挚的艺术气息。

### 1.2 安岳传统文化的地方性

古代的安岳，扼巴蜀要道，无论是中原的统治者，还是当地的统治者，都颇为重视这个地区，并力图控制和统帅这个地区，从而致使该地区的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复杂化。由于阶级压迫，兵锋以凌，民族矛盾突出，生活动荡，促使希望在今世求得解脱在来世获得幸福的安岳人民，多寄希望造像奉佛。这种行为便构成了安岳地区佛像及其它宗教形态的造像林立的重要原因。

### 1.3 安岳毗卢洞中的装饰艺术

安岳县比较具有代表性的石刻，毗卢洞石刻造像是儒、释、道三教合一的石窟造像，题材多样。其倚山取势，因此也称摩崖造像，与北方用泥塑建造的佛像大不相同，极其考验匠人的雕刻、镂空技艺。毗卢洞以观音堂中灵动飘逸的紫竹观音像为特色，此观音像因其脚踩其座还被称“跷脚观音”。它秀骨清相、婉雅俊逸，代

表了宋代石刻技艺较高水准。其次是因为其洞窟中有四川特有的柳本尊十炼图造像群而深受学者喜爱。此处造像群和大足两处柳本尊“行化图”是国内此类题材仅存的两处石刻造像。毗卢洞中的造像内容完整，内容丰富，是大足宝顶山同主题石刻造像的参考。因此对于研究大足石刻，乃至巴蜀石刻，毗卢洞都是重要的考证资料。对于探讨佛教与四川密宗的融合、四川既继承传统又结合写实手法的石刻艺术风格的形成，以及摩崖造像技术发展历史等各方面都有极高的研究价值。

## 2 安岳石刻技艺概述

佛教石窟造像工程始终秉持着严格的宗教仪轨与造像量度体系，从佛陀的五官比例、身相特征到菩萨的璎珞纹饰、衣褶垂挂，皆须遵循《造像量度经》等典籍记载的程式化规范。然而在实际营造过程中，工匠们常需直面特殊地质构造与极端气候带来的双重考验。这种镌刻在磐石上的智慧，既恪守着佛教艺术的法度庄严，又书写着天人博弈的营造史诗。

### 2.1 安岳石刻艺术特点

“卧佛像”是佛教石刻常见的题材。在川渝石刻艺术长廊中，安岳卧佛与东南方向的大足卧佛、潼南卧佛构成三足鼎立之势。这座镌刻于唐开元年间（公元713-741年）的涅槃圣像，静卧于安岳县城北25公里的卧佛沟中段，以21.3米身长展现着盛唐气韵。其打破常规的左侧卧姿态，在佛教艺术史上书写着独特篇章——当全球绝大多数涅槃像遵循佛陀“右侧胁卧”的仪轨时，安岳工匠却因地制宜地将佛像调整为头东足西、背北面南的逆向布局，这种看似悖逆经典的空间选择，实则是工匠对卧佛沟东西走向山体岩层的精准适配，平直延展的沉积岩层不仅提供了理想的雕凿基底，更暗合了佛陀涅槃时“身如金刚，横亘十方”的宗教意象。

细观造像艺术，螺髻规整如星辰列次，垂落耳际的宝相花耳铛透露出盛唐审美趣味。佛首以工笔式精雕呈现微合佛目与含露微笑，方圆相济的面相承袭着长安画圣吴道子“吴带当风”的线性韵律。佛身则化繁为简，通过几何化的矩形块面构成，刚劲的斧凿痕迹与圆润的肌理转折形成张力，最终将视觉焦点汇聚于佛首的悲智双运之相。这种“精微处见真章，疏朗处显气度”的造型智慧，恰是唐代工匠在宗教规范与地质现实间寻得的最佳平衡点。

### 2.2 安岳石刻的特征分析

安岳县毗卢洞造像400多尊，既有佛、菩萨，还有官吏、夫人、差人等大量的凡人形象。总的来说人物造

像体态匀称，大多为真人比例，造像风格写实、雕刻线条流畅，朴素生动。毗卢洞中的佛像主要有毗卢遮那佛、释迦牟尼佛等，都是佛像造像中常见的角色，在毗卢洞中也多次出现。从头部造型看，此处佛像面部圆润细腻，柳叶细弯眉，眼睛多俯视，眼尾微微上挑，鼻梁挺直，鼻头适中，嘴巴与唐代造像相比较小、薄，额头宽广，下巴内收，双耳不如北方佛像肥硕，耳铛无装饰。

## 3 安岳石刻工艺与应用

安岳石刻工艺流程大致分为：选料布局、打坯成型、拉刺定型、精刻修光、磨光上蜡等工序。一般的石刻作品，石刻艺人可凭经验、技术直接操作。在实际操作中，按照艺术形式的不同，一般按照三个步骤完成石刻工艺品的制作，其基本的制作顺序大致如下：一、定位，在坯料未正式打凿之前，按照设计构思的要求，根据地形、料形、岩质确定前后、上下、左右的基本方位。在此基础上根据作品外部选型、轮廓、气势、线条、角度进行构图造型，确定“基准点”，以基准点为中心、为主干，从基准点开始落凿。二、打坯，作品未进入精修阶段都称为坯，包括敲、戳、铲、钻、镂、拉刺等工序。实施规则是由表及里，由浅入深，由上向下，由近到远，由前到后，由粗到细，由实到空。三、修光，修光又称修细，就是修出光彩，显出石质本身所特有的自然色泽，做到刮深、刻明、剔清、雕净、抛光。使作品达到光洁精细、形神似、惟妙韵美。

### 3.1 安岳石刻在寺庙建筑中的应用

四川安岳木门寺供奉的是安岳本地大师——“无际禅师”，“无际禅师”（1380年-1446年），安岳人，俗姓莫，法号无际，临济宗第十五代禅师。正统十一年无际禅师在北京圆寂后，明英宗下诏礼部尚书派官船护送灵柩回蜀，安葬在清凉山“佛胜寺”（后改名“木门寺”）八方石塔内。为使舍利塔不受风吹雨打，明英宗命蒯祥建一亭覆盖于石塔之上。为使亭塔结构统一协调，形成一个整体，蒯祥采用了仿木石雕的方式建筑“介”字塔亭，它为全石雕仿木结构，仅两扇门为木质，木门寺由此得名。明万历又建三叠斗拱阁楼罩于石亭之外，形成了殿内有亭，亭内有塔，层层保护的结构。四周以斗拱撑托，空隙间以镂空雕卷叶花装饰。脊上雕饰仙人、异兽，亭顶雕刻待放的莲蕾，内雕团花图案。木门寺的石仿木结构建筑在国内也算是屈指可数，有着重要的研究和观赏价值。

### 3.2 安岳石刻在平面设计中的应用

安岳石刻造像数量众多，历史悠久，造像精美。安

岳石刻造像主要是以佛教造像为主，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所产生的特有的文化艺术形象。安岳石刻造像的艺术价值和美学特征非常强烈，造像既有阴柔之美，又有阳刚之美。例如，安岳释迦牟尼佛像是叠足而卧，他微微闭着眼睛，外表俊美，内心平静，我们可以将其面部表情运用到一些欣赏类的书籍装帧中，使作品给人以一种诗意图，带给人一种诗意图文化。

#### 4 安岳石刻的时代意义和文化意义

在中国石窟艺术谱系中，安岳石刻犹如一条璀璨的时空纽带，既承续着龙门石窟盛唐气象的雍容法度，又孕育出大足石刻两宋风韵的世俗灵光。这个镌刻于 8-13 世纪的宗教艺术综合体，以其“前无古人”的技术承袭与“后无来者”的美学创新，在敦煌的绚烂与大足的精致之间，构筑起中国石刻艺术史上不可逾越的巅峰。其减地平驳的刀法存续着北魏遗风，而阴刻线描的衣纹已显宋人写实趣味。唐代菩萨的宝相庄严与宋代飞天的吴带当风，在毗卢洞紫竹观音的造像中完成时空对话——这种承上启下的艺术特质，恰似长江三峡连通巴蜀荆楚，既托举起北方石窟艺术的南传脉络，又为江南造像体系注入巴蜀基因。

若将龙门石窟比作气韵雄浑的“石刻唐诗”，大足石刻喻为婉约精微的“造像宋词”，那么安岳石刻便是熔铸李杜豪情与苏辛意境的“唐宋词余”。其水月观音的疏朗线条犹存吴道子“吴带当风”的盛唐笔意，而媚态观音的世俗情态已启大足养鸡女像的市井生机。这种跨越时空的美学对话，使安岳既成为解读中国佛教艺术嬗变的密码本，更化作华夏文明“守正创新”的立体图典。

##### 4.1 安岳石刻发展面临的困境

在川中丘陵的褶皱深处，安岳大地的 69 个乡镇星罗棋布着唐宋遗珍，十万余尊摩崖造像构筑起中国规模最大的民间佛教造像群落。这个坐拥 10 处国保、29 处省保单位的“中国佛雕艺术博物馆”，却在当代遭遇着传承断代的危机——2015 年，正值非遗保护上升为国家战略的节点，安岳县第一职业技术学校联合中国传统雕塑研究院专家唐立新团队，精心筹备的石刻技艺传承专业，竟在招生季遭遇零报名的尴尬，最终成为教育档案中的尘封记忆。

这场传统与现代的对话断裂，恰如卧佛沟的唐代造像凝望着 5G 基站，当数字时代的锋刃劈开农耕文明的

肌理，千年传承的錾刻声在数控机床的轰鸣中渐显微弱。那些曾在《营造法式》中记载的“剔地起突”“压地隐起”技法，那些融汇了蜀地竹编纹理与敦煌飞天韵律的衣纹处理，正在老一辈匠人布满老茧的指尖缓慢流逝。安岳石刻的传承困境，实则是整个中国传统工艺现代转型的缩影——在文旅产业蓬勃发展的表象下，真正能读懂砂岩纹路、掌握“一凿定乾坤”技艺的守艺人，比唐宋经卷更显稀缺。这种时代性的悖论，或许正提醒着我们：守护文明基因不仅需要博物馆的恒温恒湿，更需要为传统技艺搭建通向未来的渡桥。

#### 4.2 形成产业化和产品创新

安岳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可以和旅游业相结合，还可以做成集研发传承为一体的石刻工艺产业。在产业化的过程中对产品附加的实用性上做创新。安岳石刻工艺除了独具审美功能和文化价值之外，可以进行功能创新让其运用到旅游纪念品和生活日用品的开发和推广；其次，进行形式上的创新。安岳石刻工艺的雕刻手法可与现代生活美学相结合，形式上可以尝试多种手法来达到产品的丰富多样。

#### 5 总结

安岳石刻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安岳人民的根本，拥有着极高的艺术、文化、历史、经济价值，加强安岳石刻非物质文化遗产对外传播，不仅能够带动安岳县当地旅游业的发展，丰富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内涵，还有利于传播中国的工匠精神，提升中国的文化软实力，树立中国的文化强国形象。

#### 参考文献

- [1] 曹丹, 赵晗. 安岳毗卢洞石窟调查研究 [J]. 四川文物, 1994(3): 6.
- [2] 安岳县文物管理局. 安岳石刻导览 [M]. 北京: 中国文史出版社, 2008. 01.
- [3] 陈明光. 重新校补宋刻《唐柳本尊传》碑 [J]. 敦煌研究, 2006 (3): 17-22.
- [4] 安岳县志编撰委员会. 安岳县志 [M]. 成都: 四川人民出版社. 1993: 12 .
- [5] 傅成金. 安岳石刻<柳居士十炼窟>内容初探 [J]. 四川文物, 1996 (4): 44-47.

作者简介: 周俊乐 (1997.09-), 男, 汉族, 福建三明人, 硕士在读, 研究方向: 可持续环境设计。